

兩

朝

從

信

錄

兩朝從信錄卷之九

秀水 沈國元述

十月癸未

朔享

太廟

上御殿頌曆

高此公治  
政事始明  
聚訟可以  
止矣

湖廣道徐卿伯奏畧曰、臣以黔人而言黔事、其情形豈不  
熟悉、其利害豈不關切、即請餉之說、舌數頃委以博計、部  
隨筆寫意、水月鏡花之一復、而又有倡爲苗可撫而不勦  
之說者、臣安得無說而處于此、計苗之倡亂以至於今也、

汲公功在  
社稷

非一日矣。遐思當賊勢初起時，使其發必擒必誅，火之燒原，豈遠不可嚮過？而今日獲一盜，賞之酒肉，明日獲一盜，賞之花紅，與說華縱之保路，苗以撫愚我，我以撫自愚。卒之郭子章不能撫者，遺之胡桂芳；胡桂芳之不能撫者，遺之張佃；張佃之不能撫者，遺之張鶴鳴。至于鶴鳴，蓋翻前局，始爲之蕩滌其荒穢，而收拾其殘着，往事之明効大驗，亦可見於此矣。且夫原爲苗寃者，歸咎于馬戶店戶是矣，有如劫、詔使驚代巡、歲職官、戈攢道臣之與羽削同知之指，而近日應試青衿，僕遭屠而手被刑也，是亦輒重阿堵爲之回，而豈馬戶店戶發之縱乎？又如昔之槩舞嬰兒，

刀剝孕婦裸淫支解不一而足而上官堡一城一燒絕者數十家隕生者千餘命是獨非並生並育之倫而又豈馬戶店戶之爲祟乎其最可歎最可詫者尤在責鎮遠施秉以撫苗建敵臺以禦賊夫鎮遠局山曲水孤懸一綫施秉依山爲城結茅而處者幾百家耳其環處皆苗也則皆賊也使苗不相安而苟存安能至今日使苗終可化而悔禍又何以至今日此亦足以明此輩之陽順而陰逆無日不撫而彼無日不劫蓋不可講以正心誠意之學而施之仁義道德之談彼李一鳴吳江龍馬如錦牛可耕諸人皆提子旅之師建專閭之節者而束手坐嘯不能制賊死命

而以責之於無兵無餉之府縣。談何愴乎。自晃州驛至  
省城凡十所。每站六十里。或九十里。五十里。遠方道里。視  
壤有千里之遙。此十站之路。寸寸皆小節。皆賊可出沒之  
處。其路或緣山麓。或陟山巔。輞回路轉。數十步之內。即不  
能以相顧。崇山峻嶺。蔽日干霄。又非舉烽傳警。可以即達。  
職不知敵臺建于何所。建敵臺欲何爲。異時黔不立有哨  
手。稍可以扼賊。而爲賊眼中之丁者。必去之而後已。况乎  
哨兵。不惟不能禦賊。而且通賊。又安能保敵兵不化爲首  
之哨兵也。誰爲此策。悞當事而併以悞。臣事闖。桑梓患  
切。剝廩故敢論及之。

湖廣道馬鳴起上言臣聞

小注法等  
丁其候疏  
無證于法  
古此二奏  
見臺省有

人君一身天之宗子、蓋天以君爲元子則必當以天爲大父母矣、故所居之位曰天位、所食之祿曰天祿、宣于口者曰天言、垂于世者曰天則、有所賞賚曰天恩、有所儆斥曰

天罰、必須頂天立地、無私恩、無私怒、中正自持、乃可以齊家治國、稱有子焉、若人臣之事其君也、戴之如天、戀之如父、莫不欲其修懿凝承之重、對越

祖宗之靈、豈其激聒沽名、良以分義莫逃、感恩圖報、情自有不能已耳、去歲

皇考賓天時、

皇上孤危移宮未定，大巨臣工莫不飲泣含嗚。憂惶靡措及榮登。大寶莫不舉手加額。共慶神民有主。此兄

聖眷繼述，睿智夙成。又莫不歡呼舞忭。共喜奕葉重光。今二年于茲矣。古者十五而入大學。謂其成人伊始。亟宜修身齊家以爲治。

國平天下之本。日見

聖諭。朕前有諭。着擇於九月二十三日午時吉。奉聖夫人客氏出去。朕思客氏朝夕勤侍朕宮。未離左右。自出宮去訖。午膳至晚。通未進用。暮夜至曉。憶泣痛心不止。安歇勿寧。朕頭眩恍忽。已後還着時常進內奉侍。寬慰朕懷。外廷

不得煩激卿等傳示大小臣工知之特諭欽此臣捧讀未畢驚惶無地凡可以調護

聖躬寬慰聖懷者果其無傷于義外廷諸臣當何如將順以胎君父之安乃敢過爲激聒乎細思大義有殊不然者客氏朝夕勤侍不過曲謹微勞孰與

皇考聖母生身之大保姆外出憶泣痛心幾傷玉體之積試思天地付畀之身

皇祖皇考燕貽之重不知當如何珍攝至論諸臣不得煩激是

皇上英明首出知此奮舉動未協輿情煩激所不免者蓋

以天性至  
情相感悟

在廷諸臣。保護愛戴之私。豈盡後于婦人。即眷念乳哺之情。在廷諸臣。豈不諒。

皇上如天之德。但恩可窮也。錫以一品之名號。加以第宅。廢其亂子。例嗣不可謂不厚矣。若謂在內無調護之人也。則

中闈有主。已叶坤維之貞。兩宮順承。共抱衾綢之好。左右朝夕。不可謂無人矣。乃客氏者。既出而復入。已去而復留。意不容割。使經綸拂經。喜怒乖量。非所以令天下後世見也。臣以爲不便。有六。

祖宗家法。親王旣長。出封就國。

皇太子排立。便居東宮。家人父子之間。毫不假借。今乃委  
介保姆。長居禁地。謂家法何。不便者一。庶民之家。禮法自  
持者。恒嚴閨域之戒。時肅內外之防。紫禁邃密。保姆何  
人。乃輒輕爲出入。非所以肅宮禁之防也。不便者二。貴婦  
承恩。小星誦德。美宜家者。方慕刑于之化。且女德難終。婦  
愛不極。怙寵邀恩之漸。可無顧霜意外之虞。不便者三。  
宮闈動定。原非外廷所能窺測。然弓影使生疑。鐘鼓時聞  
于外。近有權璫線索易通。涓涓不已。將成江河。不便者四。  
今之出入外廷。以爲不可而爭之。

皇上以爲無傷而罪之。書之史冊。謂以一寵婦之故。繼逐

言官貽累

聖德不便者五。國體所關。內旨切責。閭臣不力主持。則貽說青史。主持不能得之。

皇上使天下後世謂

皇上視輔臣不及一保姆。輕朝廷而羞當世。不便者六。此固微臣欵欵之愚實

皇上所宜熟思者也。再讀

聖諭。謂臣下逞臆沽名。欺朕幼冲。夫臣而敢欺。爲天下之大戮。諸臣莫敢自犯。至幼冲二字似非

皇上所宜言者蓋

皇上天縱神資。當此聖作物覩之時。精心講孝。軫念邊疆。發帑無留滯之色。批荅有如流之美。即問道訪落。曷以加焉。況在宥以來。視漢昭辨上官之詐。又數年矣。奚可以幼冲自命而罪臣下之。敢欺也。伏祈。

皇上以宮闈爲重。以統天立極爲主。斷絕小恩。勿狃于嘯咷囁之言。採納羣議。勿任夫喜怒愛憎之私。將天地祖宗寔臨式之。豈特大小臣共沐高厚已哉。奉

聖旨奉聖夫人客氏遵

聖母孝和皇太后遺旨。保護朕躬。于外廷政事。有何干預。本內線索事樣。指何事件。是何主意。且前諭已明。馬鳴起

如何故不遵承。又來瀆擾。本當杖處。念輔臣具揭申救姑從輕罰俸一年。再有這等的定行重治不饒。

吏科給事侯震。賜上言絲綸千古爲昭寵愛一時宜斷懇

乞

聖明收回成命。以肅宮闈。以光

聖德。以釋羣疑。頃內閣傳奉

聖諭前有諭着擇到九月二十六日午時吉奉聖夫人客

氏出

云

欽此先是臣一入都門無論縉紳士庶皆頌

皇上臨御精勤。問學敏練。內防饗孽。外惕邊彊。無一言一動。不協人心。稱中興令。

主。獨謂有奉聖夫人客氏者。挾阿保功。朝夕在側。恐熒惑聖聽。爲肘腋憂。臣謂掖廷嚴邃。口語易訛。

明聖當陽。幽邪立照。況奉有

疏。  
明旨。不必鯁鯁過計爲也。旋有臺臣王心一以義裁恩一

聖旨寬之而不究。臣亦欽仰。今月二十六日果傳客氏午時出宮。臣于是舉手加額。私幸有期不謬。而縉紳士庶無不塗歌巷舞。頌

聖明者不兩日間。突奉今

諭。職且懼且駭。謂此有所矯托不出于

皇上耶。青天白日之下，斷無此理。謂皇上果迫于義，不容違情，不忍割旋出之，而旋悔之耶。臣又不敢信。

皇上固聰明英睿不世出之主也。臣甫入班行，僅于御門宣捷，再覩。

天顏聆玉音，威嚴咫尺，自恨目不及遠，不敢逼視，而心知爲非常聖人。夫且以其身在宥天下，而不忍一保姆至忘寢食，明告中外有是理乎？使

皇上未離襁褓，則可。今年已出幼外之，則有疑丞輔弼，內之則

中宮叶琴瑟之述。兩宮稟小星之義。起居食息。調護維持。以節嗇精神。以漸磨令德。其何有于保姆而爲此戀戀耶。且

皇上一身。

天地神明所呵護之身也。

二祖十宗所付託之身也。詎一保姆得私其恩。

天地呵護之矣。

祖宗付託之矣。而首于即位之日。休以遠警。告以災傷。兵動九邊。餉窮四海。岌岌乎有宋人之懼者。又

天地

祖宗仁愛之過。借外憂以動我

皇上者也。

皇上念及此。卽宵衣旰食。夙興夜寐。飭文武諸臣。矢心滅  
賊。以奠山河。尤恐不給。乃緣兒女子涕泣。何爲。且  
皇上不念。過者三喪。並舉。

兩母后見。背子誦詩舞勺之年。

先帝念載青宮。三旬紫極。倏忽崩殂。頃雖升祔禮成。寶城  
未築。有同霄路。臣旋繞其際。尤泣下沾衿。竊意

皇上九重之內。更有寤寐興哀。枯捲飲痛者。特外廷遼遠。  
無由得知。而丕德泣保姆之。諭使臣工見使。衆庶聞使

天下後世尤宛轉而揣摩也甚矣爲

聖德之累也禮曰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魯公慈母死欲爲之祫冠有司執奏乃止古之慈母職兼訓教尤思以義裁若是今之乳母可知也今夫諸王公主至親貴矣朱邸旣開叩閣不易柰何獨使么麼里婦狎近

至尊哉憶臣昔匍匐送喪之日萬姓角崩千官立擁獨一乘軒在後巍然衆中道路指目咸曰奉聖夫人客氏無不舌擣眼張者又禮臣周道登語臣云

神主進德勝門一老嫗長跪路旁伏塵號慟驚問之錦衣臣駢師恭曰此

先帝保姆恩寵未逮是以悲耳臣喟然興歎同此旅廷阿  
乳之功適當後先繼述之際何厚與薄猶天與淵薄者使  
行路尤怜厚者能不滿盈招忌女德無極高明不祥  
皇上即爲客氏一身富貴計亦宜早加裁抑曲示保全不  
宜格外隆恩以寵而益之毒且

皇上始而徘徊眷注稍遲其出猶可言也出而再入不可  
言也時出時入尤萬萬不可言也何也宮闈禁近之地  
詎宜習熟往來間巷穢亵之身何得輒混視聽汎中涓群  
小內外鈞連借叢燭灶有不忍言者往牒昭然足垂炯戒  
王聖寵而煽江京李聞之奸趙燒寵而搆曹節王甫之變

毒流籍紳禍貽

宗社良可寒心我

祖宗家法森嚴

皇上茂齡天縱。萬萬無此。乃忠臣憂君。必防其漸。又況風  
聽臚傳。種種疑議。業已見端。寧止萬一之慮而已哉。不爾。  
得一姆氏。淑慎周旋。無損。

聖德且安。聖躬。喨喨勿聽。何爲者也。竊贊

皇上此心。特出于小不忍。不知人各有情。獨

皇上不得自有其情者也。試觀客氏之未出也。舉國何以  
皇皇然望。其旣出也。何以躍躍然喜。出而復入也。何以凜

卷之六  
漢書

漢然憂其故可思也或未有以此情告之

皇上者苟知之將一身私愛不抑而自調矣。載誦諭詞禁外廷不得煩激是

皇上先有不自安者知諸臣必且叩關力爭臣喜此心即可以爲堯舜臣若承旨誠默是順

皇上小不忍之心而不能充

皇上爲堯舜之心亦烏用諫官爲矣故敢齋沐上請伏乞皇上忻然轉圜立收成諭其客氏或優以金帛或歲時問勞示毋忘簪綬再不令出入大內賓近宸嚴至于內侍人員亦須有辨彼老成正直者尤抵不善爲逢者也但

頌

皇上勿喜讒而惡規。勿倏任而倏綱。勿旋罪而旋賞。使展轉猜疑。愈開。愈隙。則情法自肅。城社自清。孔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敢因是而併及之臣不勝仰祈之至。

遼東獻俘

奴酋倡逆而終棄貞等佐之明棄我之冠裳甘爲賊之肺附近皆數將分守鎮江吾欲雪耻除兇計須扼吭拊背茲者天心橫亂兵事出奇毛文龍一奮而條盜等成擒提兵二千人搏長鯨于海上罰閭數千里獻俘虜于廟前向聞奏捷日日盼入國門之期今見繫囚人人喜啖逆賊之肉鳳凰山之腥禮風掃三岔河之戰士色飛遼左興師此爲吐氣賊奴授首此爲先聲

吏科倪思輝朱欽相疏論客氏奉

聖旨朕今早覽文書內倪恩輝朱欽相論奉聖夫人客氏  
有何干預指比宋虜前有諭旨明白又來激聒顯是逞聰  
沽名欺朕幼冲本當重處姑從輕俱降三級調外任用如  
有再來奏擾的重治不饒吏部尚書周嘉謨等公疏侍郎

王德完科臣李遇知道臣王遠宜各上疏申救不聽

大議見大  
卷之六  
至

江西道王心一忠言可采疏曰臣嘗讀漢史至文帝有所  
幸慎夫人與皇后同席坐中郎將袁盎引却慎夫人生帝  
怒憤夫人亦怒及益以尊卑有序對帝悅以語慎夫人爲  
賞五十金夫妃匹之際宮禁之嚴益以小臣慙直乃爾文  
帝不惟容之而且賞之夫亦謂其心主子愛君原非有他

不如是則人主之過失無由上覈也况我

皇上擅天縱之聖具堯舜之資何有于漢文近者科選朱  
欽相倪思輝疏論奉聖夫人客氏其心不過以

聖明之諭旨不可不信

祖宗之家法不可不守宮禁之間閑不可不肅蓋望

皇上爲堯爲舜以成清明之朝廷而已尚不如漢臣犯妃  
匹之嫌有却坐之懸也不意有于

聖怒罪以沽名遽加降調臣等已有公疏申教諒

聖心自能轉圜臣似可無言但臣懷恩言者一謬害心積  
慮不透微于

聖上之心

聖主有納諫之資。佞臣進拒諫之計。則言者危。而諫者亦與俱危。臣是以復不能已于言也。臣嘗譬言官之有良醫。醫者之用藥。醫者以藥治人。有如其人曰。爾何苦哉。而以藥苦我。則良醫必走。而其人之病危矣。然而世必難此人者。以知良藥苦口。利于病也。夫言官亦何名之有。言者多過。以表我之能。虛言者直適。以表我之能容。頌大舜者曰。舍己從人。頌成湯者曰。改過不淹。蓋惟此顯名。

皇上能有之。

皇上不有而以其名于臣。于是世始將撻而禦之。曰。此

皇上之逐臣，曾以諫諍蒙譴者也。而言官之心，於是愈苦矣。臣又伏思

切中

明旨謂內廷之事與外廷有何干預。臣每反覆斯旨，以謂非宜。何也？今日之患，正在宮府不能爲一體。中外不及爲同心，彼牽此制，事事抵牾，甲可乙否，人人異指，故彊場日危，一日政事日壞，一日民生日蹙，一日

皇上亟宜通其血脈，使天下臣工皆視

皇上之事，如其家事件件照管，事事呼應，何憂天下之不治？昔唐高宗欲立武氏爲后，群臣苦諫，李勣獨言：「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遂至流禍唐室，大抵佞臣之言往往

類此不知王者以天下爲家事莫非天下事彼兩科  
臣者憂深慮遠其言不無過激然正其家事視國忠於  
皇上之職分也且人臣事

君如子事父豈不知從諛可以取懼矯拂易于獲戾任事  
有順則相害逆則相成者不得已而寧逆毋順以擾君父  
之鱗孔子曰忠焉能勿誨乎此二臣之謂也伏惟

皇上諒其朴誠俾還原官行其所言今後凡有奏章更祈  
皇上于披覽之時留意三思務使苦口之詞一一不碍

聖心咸受之量如此則君臣同體天下幸甚臣草疏方畢  
見臣同官馬鳴起繼述爲大一疏已荷

聖恩曲賜優容乃知

皇上爲不世出之

主。舍已從人，未嘗不可爲大舜。改過不吝，未嘗不可爲成湯。亦在力行之而已。奉

聖旨嚴諭不許瀆擾。王心一如何又來激聒。且本內引用前代故事，悖謬不倫，好生狂妄。本當重處，姑從輕降三級調外任用。該部知道。

原任大學士葉向高奏曰：臣以途次患病，并點捷蒙

恩兩疏控辭，再奉

溫綸促臣遠行，諭臣領受。臣衰朽殘生，仰戴高厚感恩之

私何敢云踰。自臣發疏後。復苦瘡疾。幾至狼狽。力疾前行。已渡河西。比近。

闕廷餘息尚存。自當匍匐扶携。一望

天顏。祇謂

二陵少紓哀慕。然後躬陳危困之下衷。仰祈

天恩之允放。庶于君臣之義。可以兩全。而亦不負臣之此行矣。惟是加恩隆典。萬難祇承。竊窺

聖意。豈以兩次登極。曠蕩之恩。及于齊天。而欲假此以施及于臣乎。不知臣山居自久。于

皇考。皇上實未嘗有尺寸之勞。況于黔事。更無干涉。無

功之賞。古人所恥。韓昭侯不肯以敝袴與人。臣何人。濫斯重賞。頃兵部差官貸來金幣。臣亦斷不敢受。即令賞回。伏望

皇上亟收成命。使臣得安心趨朝。不必再疏以瀆

宸聽。其蒙恩乃更大矣。臣又從邸報見毛文龍收復鎮江。人情踴躍。而或者恐其寡弱難支。輕舉取歟。此亦老成之長慮。但用兵之道。貴在出奇。班超以三十六人而定西域。耿恭以百人而定疏勒。皆奇功也。遼陽之失。似亦在知正而不知奇。故糜爛決裂。一至于此。臣所過地方。見其士民。談募兵之苦。疾首痛心。而所募之兵。又多逃亡。替伐羸弱。

足見光成  
文誠深虛

不堪徒費金錢無益于用沿途騷擾更不可言乃目前事  
勢又不得不募海內民力已竭而驕兵悍卒乘此瑕釁狎  
于法紀陵夷喧囂三尺不得間奸民聞風相率繼起似皆  
視遼陽之成敗以爲順逆今幸有毛文龍此舉稍得兵家  
用奇用寡之法臣雖不知其成功否然爲今日計惟當廣  
爲救援之策以固人心而毋過爲危懼之談以張虜勢即  
使鎮江難守亦不必尤其失策使將無復敢出一奇以破  
賊也若樞府經畧督撫諸臣皆極一時之選必能同心戮  
力毋尼成毋苟掣其滅奴酋雪此大耻消中外之隱憂此  
實普天臣民所共想望臣一路逢士大夫其言無不如此

臣本書生、不知軍旅、又身來受事、不宜多言、但杞憂心切、而途中所見情形與所開議論、欲亟聞于

君父、故敢忘其頃恆之罪而述之、以備

聖明採擇、亦不敢自謂其有當耳、

兵科給事蔡思充等上言、遼瀋繼陷以來、最危最急、無如廣寧所恃盈盈一水、略限華夷、經臣三方布置、居中調度、外遏奴氣、千方百計、內鞏

陵京于不拔、大都無事、則經撫共甘苦、固廟勝于萬全、有事則經撫共死生、保殘彊于一綫、緩則俱緩、急則俱急、經臣一腔熱血、揀洒榆關、早已籌之熟矣、本月十二日接撫

諭德宗書  
該用江漢  
今反爲奴  
先着報恨  
載

臣一揭謂奴調魚皮達子萬餘鐵山西即攻廣寧撫臣力請關上發兵以壯聲勢業于初八日盡遣而關上無一兵矣夫廣寧山海分論之一則殲飲河之鯨鯢一則據當關之虎豹合論之一則衝風冒浪爲關上前茅一則控險扼要爲危邊後勁假使廣寧蕞爾兩軍對壘兵家機變在于呼吸而廣寧以裡雄關巨鎮無將無兵將

中朝之神氣不揚而司馬之體統不尊今水寒河凍奴旦晚窺伺計經臣振威耀武行將與撫臣戮力岔河之干而宣大等邊鎮各征調數千亟宜遣官督催山海聽經臣發縱指示庶軍前充實折衝禦侮不至爲攘臂徒搏耳從廣

寧而西，寧前衛孔道咽喉，遙接廣寧，聲息相通，輔車共依，必擇宿將提健兵數千，庶道臣策應不至掣肘，而廣寧大勢亦不至孑然孤立，是亦急着也。從山海而西，薊門一鎮，密邇輦轂，督臣所建三營，該兵三萬六千，酌量緩急，即不能如所請原數而行邊司馬，亦宜厚集重兵，或正用堵截，或出奇追襲，或督發關外，獨當一隊，或潛出一片石、桃林、喜峯等處，宜揚先聲，此皆當事大臣早爲綱繆，同心共濟，補緝罅漏，每呼難呼苦，徒費空言，無益也。至川兵二萬八千，陸續在道，將至畿南，是時爭先趨後，勇力可資，而每名尚次銀六兩，亟動新餉，按名補給，若儲糈不足，當亟行。

淮揚口張

設處隨到隨發勿使臨渴而掘井倘

賚賞川兵

皇上軒念奴警以來川兵千里跋涉効死堪憐特發帑金鼓舞而振勵之則又在

宸嚴一念間而投醪挾纊頌聲載道有不出死力制奴死命者職不信也若統川兵川將不可不擇則又在職方早爲之計毋輕付統衿可矣今當事據調募之數以言兵則覺兵多而職等據閒報之實以計兵則尤覺兵少無論其他即登撫所望江淮一萬之額情急服穿尤寂無音耗該部獨不可嚴催乎如大兵雲集折色難本色尤難江南郡縣沿河一帶米價不甚湧貴伏乞

川兵急備  
本利減于  
居中互保  
之密文其  
衆所難於  
者如好惡  
變互為

泛

勅下戶部令各有司量動積穀銀兩召買米豆每石貼脚  
價若干付糧船運至天津海口聽餉臣斟酌遠近准輸則  
軍無菜色可冀投超馬無倒換可冀騰襄其武之服以奏  
全功旦夕俟之而職尤願當事諸臣無事爲有事之防毋  
有事狃無事之態以至臨時束手徒付之無可奈何也

兵部尚書張鶴鳴奏曰經畧熊廷弼揭稱臣與經臣書述  
聖上日講畢留閣下在文華殿問終卜年劉國縉胡嘉棟  
等因蓋先是臣值

皇上臨朝後在文華殿下同九卿公揖閣臣閣臣劉一燊  
向吏部尚書周嘉謨等商說

皇上。下問。佟卜年等事。臣從傍與聞。深仰服我。

皇上明見萬里。慮周九垓。雖古聖帝明王。何以加諸。然佟  
卜年等皆經畧熊廷弼所舉用。藉以共滅奴者也。萬一佟  
卜年等不知

皇上注意若輩也。悠悠忽忽。不竭心力。不受艱苦。不矢志  
滅賊。至于債事。則經臣之罪也。臣與經臣。肝腸一心。利害  
同船。經臣之罪。亦臣之罪也。故星夜致書經臣。使諭佟卜  
年等。卧薪嘗膽。賊滅。則朝天有日。賊在。則歸國無期。此天  
理國法之一定而不可易者。乃經臣惶懼具奏。以臣書爲  
証。極辨佟卜年非奴一族。胡嘉棟劉國縉之賢能而深懼

爲人媒孽，其心原苦，而其情有大不得已者矣。何也？經臣之薦，終卜年者，取其人有才，且遼之巨室，易以招撫，遼人故也。臣從南來，過河間，卜年謁臣，見其英偉不凡，談遼事詳確，臣心重之。詢之河間士民，極感其善政，極服其敏才，且辨其非奴同姓，奴虜也。虜皆有名無姓，士民之說近是。臣亦默計此人可用，至胡嘉棟，臣鄉人也，高才沉識，丹心耿耿，可對天日。臣素重之。劉國晉，原任推官，臣過衛輝府，曾邂逅一談，慷慨任事，勤節稜棱，高出臣不識其人，但聞少有不羈之名，久著文章之譽。此三人者，經臣與之共事，遂陽共同甘苦，同運籌畫，深信其心，而久試其才，以爲惟

此三人可與共功。即廉頗曰：我思用趙人之意也，一點苦心爲國，非爲私也。經臣疏云：將終卜年，仍舊同知安置。劉國晉仍舊贊畫待罪。胡嘉棟革任聽勘議罪。噫！言何容易也。

皇上既寬諸臣之罪，又授諸臣之官，無非爲遼事也。今遼事未有一分結局，而一旦廢置之，不但灰任事之心，而倏罪條寬，倏用倏罷，如兒戲然。大非銓衡之法，有損

朝廷之體。臣愚以爲終卜年與奴同姓不同族，臣知之不真，不敢妄定。臣昨審解到終養真云：終卜年之曾祖，即養真之祖也。則與逆賊終養性近族何疑？王導曰：亂臣賊子

何代無之，不意近出臣族。卜年亦不幸而生佟大家也。言官既言。

皇上旣疑何必用之于遼。卜年扳龍附鳳，叨一甲第，豈有通逆之理。以形跡可疑，而遽棄一有用才能之士，即

皇上亦不忍也。臣以爲宜置之雲貴廣西使展其所施，以

報

二  
此心之無  
中亦自明  
家眷居楚  
終不年送

聖恩卜年有不痛切勉勵以報者非人矣。臣曾與經臣言胡嘉棟非置廣寧則何以立功贖罪。經臣曰業已定矣。今已趨廣寧任事，宜與劉國晉照新職銜，策勵供職，則此一番公案，上以釋。

皇上宵旰之疑。下以平言官之口。而經臣一片苦心。亦得以昭白于

宸聰。如此則經臣益感慈母不投杼之恩。諸臣亦殫心  
効力于廣寧。而奴賊不難滅矣。如諸臣不解事。又告病乞  
歸。則無忠無恥。不肖之心也。不但臺省諸臣有自簡隨其  
後。臣亦得以請司寇正之法矣。伏惟

聖鑒

各王府及省直文武各官進慶賀。

萬壽聖節表文

一應禮儀俱照萬曆元年例行進表官十月二十七日進呈二十九日見朝十一月廿六日辭朝

大逆佟養真伏誅

佟養真三名凌遲。凌遲四名處斬。仍與巴  
故明時賓臺首辟示遼東前案劉子簡并決。

論遼事疏  
萬曆

何止千封  
萬曆如此  
斬截痛快  
寧可多得

遼東巡按方震孺奏曰。用兵之法。千言萬語。撻不越賞。不  
踰時罰。不踰刻八字。夫賞罰既明且白矣。而又不踰時不  
踰刻。如是其迅且速也。而後可以鼓豪傑之壯志。懷庸姦  
之懦腸耳。自有遼事以來。從不曾見堂堂正正做得一事。  
從不曾見斬斬截截殺得一人。人皆知進者之必死。而退  
者之必生。彼亦何苦又欲尋死乎。開鐵既陷。且立功于遼  
瀋。遼瀋既陷。且立功于廣寧。廣寧既陷。且立功于山海。山  
海既陷。又想立功于都城。恐

皇上金匱無缺之天下。不足以當罪。弁幾次立功。幾次戴罪也。今河西兵將見河水不開。夷情緊急。口口事事只說守不得。人人備馬一匹。思賊來先走。而又愁爲經臣把住關門不放。乃有差人看一片石者。有人看菊花鳥者。臣密察之。情狀甚真。而諸監軍亦數向爲臣言也。連日廣寧城中富家大戶盡數西奔。正在危急時。提督又偶中風。卧床不起。一切兵馬漫無頭緒。竟不知精兵若干。羸卒幾許。亦不知誰爲戰。誰爲守。誰爲正。誰爲奇也。臣不得已只得暫住沙嶺。而時往來于河張義站之冲閭。而逐路挑選徒丁。沙汰殘卒。有驛丞典史之不屑爲者。而駐日從事焉。奄奄

非是情致  
舍此更無  
別事耳

病軀一生九死夫何能爲亦聊以固軍志而安民心耳臣看河上如平地彼之奸既不可盡防而我之數卒量亦所難照只得苦求撫臣破格代提督都署兵馬今准撫臣手本兵馬已有着落東奏西那撫臣千難萬難惟是廣寧兵馬單弱臣深以爲憂今再無別策關內提兵旣唇焦舌敝不敢再言惟有揀見在兵馬背城一死戰而已仰祈皇上速下一嚴勅星夜飛至河西要見此番大將偏裨不拚命與賊廝殺若再望風先走各照信地各照職掌必殺無赦將從前之玩習一筆盡勾而廣寧塔山地方係寧前副使張應吾管轄亦宜宿兵一枝耑殺逆軍逆將使三軍

之歸路絕而生路可將望也臣不勝痛哭待命之至

可為經國  
時名疏  
亦可寫明  
古人已  
往可勝用

刑部右侍郎鄒元標再陳愚悃疏曰臣頃以乞歸陳情蒙陛下期臣以體國諭臣不必以去爲高臣且感且驚夫人莫不榮仕進謂能遺榮者非人情也欺也仕進爭言恬淡居九列言恬淡者是忘

不忘差

君恩也欺也欺臣死不敢臣蓋有隱衷焉臣弱冠故爲刑部侍郎朱鴻謨取士鴻謨最奇臣期迴隻千古臣官其官不禁羹牆之恩前丙子丁丑間以言事譖者臣里則御史傅應祐劉召賢楚則吳中行趙用賢艾穆沈思孝銓曹同官則孟化鯉顧憲成鄒觀光王教俱久歸泉下獨臣以未

不忘師

死之身。頓起立。朝。每憶昔游。不勝琴亡之戚。臣獨何心。  
久玷班行。幽明一理。無論人抑渝矣。臣聞仕在遇合。貴乘  
時也。恭遇

聖明登極。公卿師師。千載一時。何忍言去。顧人臣事君。有  
致身以爲忠者。亦有知可而退以爲忠者。搃之期於不負  
君。臣有欲死之心。而力已衰殘矣。夫人從仕。如人飲河。各  
完其量。量稍溢。則中潰。如人適路。各用其力。力稍盡。則竭  
斃。此臣所以日夕九回。不得不乞恩

皇上也。

皇上如天之恩于臣足矣。無可加矣。臣不知足。生平大馬。

之志與官同盡與老俱窮矣臣如質鬼神鑒之

陛下朝講無間事事法古行將追三邁五惟是遼事岌岌知屢

聖懷朝僉議以經撫二臣未盡和衷爲憂臣謂彼兩臣不求同者乃所以求同也業已受

皇上重托彼必思萬年一誤豈可再誤爵祿如寄性命爲重性命爲輕山河爲重仰何以副

陛下寵靈俯何以答士民翹望必有完局以報陛下惟是中朝議論愈棼則彼之神情不固三軍之觀望不肅聽彼握筭無得遙制此臣之愚見也以臣初悃寄物

藥石之言  
凡人肌骨

施恩事獎  
無禪嫌功  
至成之心

於人可得失。失之旋得之，終非易事。

皇上業以全遼付王象乾矣。諸峯路迄虜可入者象乾責也。此不必憂。獨廣寧一處，僉謂危若累卵。然王化貞能自三月擇持至今。豈其今日垂成而有僥倖志者？昔兵未至，今兵有十三萬矣。川兵行將至矣。廣寧一有微倣，山海豈能坐視？提兵互援，相機取勝，正二臣事。二臣不和，不得矣。

中朝僉議，兵四十萬，每年責餉一千二百萬，正賦不過三千七百萬。此八百萬向將何處？人人欲言減兵，多關口旁觀私議。經撫二臣亦當思所以爲天下蒼生計矣。今動輒言無將，臣謂天生一世之人，足了一時事。各邊臣罷閑，諸

將赦過宥罪在人策勵之耳。憲臣癸未備官拔垣時，偕同  
官曾起邊才數十人。後顧養謀田樂萬世德王一鷄葉夢  
熊，皆効力彊場。今宜令臺省諸臣各舉所知，另立一簿。如  
將才之類若輩，既登籍自爾留心韜鈴，不患無倜儻非常  
之士至矣。若復悠悠蕩蕩少者壯壯者老老者盡，一旦有  
警，拊髀而思、盱衡而談，亦無及矣。此最今日第一義。諸臣  
勿以緩圖之頃。

皇上以客氏故謔言官數人，言官未知

陛下意，故今妄有陳乞，以臣愚見

陛下必有以處此，久不留客氏矣。諸臣蓋幼讀唯女子與

小人爲難。養諦又讀宋儒狎恩恃愛等訓。膠固胸中。以狎恩必怙寵。恃愛必借寵。不知

陛下成命獨握。誰不信之。

陛下不令之借必有陰。借客氏不知者。此書生之管見也。

又以

陛下未期年數處言官爲憂。臣謂

陛下如天如日。天無所不覆。日無所不照。諸臣榮枯進退。在一反掌間耳。姑乞遠引。

神宗幼年。于言事臣。始未嘗不怒。如趙參魯環諸臣。同二言事也。而輕重昇處。似於法不洽乎。臣法官也。例當執法。

以寬馬鳴起張捷何寬朱欽相倪思輝王心一三人則法平矣不然蕭玉霜霰岐路伶俜江介憔悴行道傷悲諸臣自悲更有爲朝臣悲者

退止而述  
人以已所  
持入君士  
聲德

陛下與其使臣等今日幾入朝受寵鐘鳴漏盡之謂不若使諸臣在朝舒鳳鳴九臯之音臣老且盡矣無能爲矣所望收回成命主德愈茂相道愈光書之史冊作天啟元年盛事臣乞歸之身思後梁笱故不勝惓惓雖然臣等顯言不足諸相臣密轉之有餘都俞吁唏責難陳善正相臣今日事一日萬年相臣勉之臣極目望之禁闈礪時有奸徒陳有繼等借議餉倡言採礦

上曰、前者戶部言榷稅、朕不忍小民重苦、今有繼又以開礦啟農、命嚴訊之。

何選孤忠

誠過留侯

參大關要

萬曆庚寅  
國本未定、建言者非遭斥逐、則疏報留中。  
公于時曾具草、娓娓千言、固所忌諱、已而思之、自此其事、未可以口舌爭。官闈無轉移之機、即聖天子欲從公議、而肘腋間、從中撓之、無濟也。于是以正論諷鄭成晚、令其迫切陳情、以生死利害訴之。貴妃末轉、援於內意、謂貴妃縱不計宗社、豈不念身家、誠念身家、而宗社大計可指顧定、而成晚初不應公言之、愈厲日。安危在此。舉耳不以性命感動多方。得、謂吾儕且舉及之耳。異日無噍類矣。成晚惧、乃以清請貴妃、復有疏、請早定以擇危疑、疏上、神宗震怒、治其罪、因問主使者、禍將不測也。彼時雖未出公名、而

神宗貴妃、固已知之矣。未幾、因能升孫公輩、而降謫之。古從中出矣。是公之得罪、在汲引正人、其所以得

丁然

高

更高

盛舉

葬之。甫游默扶。國本也。不然。一蒙降謫。再蒙削籍。雖公之受罰更甚于孫公輩。其故可知也。夫延諍頸諫。撻  
蟲以昭天下之公議者。精忠固揭于日月。乃公憂  
國苦心。直於哩爲轉移。以定大計。身冒履虎之險。則其  
事尤難。此其孤忠自許。豈不可以質天地而泣鬼神。  
使幸而濟。雖四歸羽翼之功。何多讓焉。而公絕口不道。  
故微獨後之人。不知。如聞當時亦鮮知之。而鄉之老成。則  
有能道其詳者。時正來閑幽之典。故大學朱公因。非等  
公揭表明之。

大學士葉向高揭請溫習講過經書。

上曰覽卿等奏。具見輔弼忠敬之意。今天氣漸寒。講讀着  
于明春擇吉舉行。

上諭吏部。遼左調授川湖等兵啓行在途。計程次第。將抵  
近郊。朕念各邊赴義從征。跋涉勞苦。時當寒沴。倍艱艱。懷

特發帑金一百萬兩爾部酌量道里遠近派定數目便差  
的當官同本處地方官唱名給發統領將軍一并加賞仍  
論鼓舞約束作速前行到彼其經撫官獎賞敘叙稱朕體  
念優恤至意特諭

上諭戶兵二部頃因逆酋構禍四川土兵內變深軫朕懷  
爾每屢稱兵餉缺乏請發內帑朕念內帑所發已多全無  
實用且兵餉分毫難省而動稱有兵無餉是何緣故經撫  
各官不思核兵核餉設法討賊但告苦訴窮推罪卸擔甚  
孤朝廷委任之意今後都着用心料理戰守諸務毋致  
踈虞其道將等官但有推避退縮三尺具存不必輕寬發

於督二百  
為內為東  
西兵餉等  
用

出帑金二百萬爲東西兵餉各項等用爾每還酌量緩急  
撙節通融不得仍前冒破其所用之數先行奏聞以後不得  
再行奏瀆故諭

經畧熊廷弼奏曰頃見兵部河西動搖萬分危急一疏欲  
要臣兵出關督臣提兵赴關鎮定人心而且引郭子儀即  
日就道之事爲臣勸駕其望臣果厚臣旣受茲任出關入  
關自當聽樞臣之所使惟是初推經畧時臺省紛紛言廣

寧事已成功已就宜專任巡撫不宜設經畧以撓其權一  
似多此經畧者及鎮江事出而誇謬更甚即報捷獻俘不  
會稿不送揭又似無此經畧者乃奇捷甫聞而危形立見

却要經畧出關假使如臺省議我去經畧不知今日出關  
又當屬誰何向者疑忌之深而今相倚之重也初議三方  
布置本圖登津山海兵師卽伏砲車繼芻糗一切齊備然  
後出關與廣寧共進今天津兵餉全未區處登萊雖議處  
又以道臣之垣多求兵餉撫臣陶朗先塘報宣傳觸樞臣  
而動與爲難此二方已屬畫餅而臣又以處通州逃兵事  
遽忤樞臣意事事抵牾兩三月來樞臣意興所發揚神情  
所注向獨廣寧一方耳迨主進進不成決機機不就以至  
事急而始曰東方事專責經臣又何向者鄙夷之而今相  
需之殷也臣到關僅八日即馳至廣寧而返月有六日復

到永平撫寧計住關寶止四十二日耳。

明旨謂經撫鎮道等官料理之已久如何全無次第職料理未久也。

聖諭于鎮江捷至時已謂調度漸有次第而今又全無次第者前此之次第乃部科道鋪張以悞

皇上者之言而今日之無次第則臣張皇寶告之言非議臣無次第也樞臣言用兵者全要主張此一語最屬緊關臣以無主張何以使

朝廷今日得知動搖萬分危急狀臣故實不得而主張也議三方而與討兵餉輒生氣議調近兵一萬八千止允五

手而置臣疏不覆事事類此主張在樞臣不在經畧也分  
布挑練城守糧軍車牛諸務無不早咨徵早商量而從違  
遲速主張又在撫臣不在經畧也內外皆主張不得而獨  
以出關一事要臣主張樞臣之所責于經畧者亦微矣初  
臺臣蘇琰疏出臣已逆知樞臣別無調度惟想驅臣出關  
一着是以臣有如議撫臣住河上經畧住廣寧之疏而毅  
然請行以自任蓋無事則嫉臣妬臣害臣凡臣所建之議  
定要說壞所用之人定要罵壞所謂攝之苦懷定要疑及  
至事體弄壞又要臣去整壞而且代其壞之之任此自今  
日安排常套臣飽嘗之而亟亟認承不待樞臣使也臣

出樞臣之能事畢矣。惟是經畧一出，觀望非輕。凡有兵無  
兵，兵多兵少，西虜視以爲輕，東賊視以爲進退。兵將視  
以爲奮怯。人民視以爲去留。樞臣第知經畧一出，足以鎮  
定人心。而不知無一兵之經畧出，更足搖動人心也。前留  
援兵三千，今盡已出關而東矣。此外無一卒一騎一械之  
隨。不知郭子儀以天下兵馬都元帥，即日就道，是此光景  
否。原調近兵承許五千，調喻月餘，尚無一至。今慄慄加調，  
到于何日。川楚浙兵雖報起程，而萬里徒步到亦不能速。  
戰況到尚無日，不知樞臣與臣何項兵馬統領出關，又不  
知臣往廣寧撫臣應往何地。伏乞亟勑兵部作速議處。

而無使擔天下安危之重臣徒手山門爲賊虜所笑凡樞  
臣厚望于臣臣既聞命矣而職于樞臣亦不能無厚望焉  
當時在遼督撫一聽本兵調度此固居中馭外之體今既  
以東方事專責經畧便當一一應承經畧若掣定本兵腔  
調或與或不與或依或不依以示中樞別有主張則中制  
之敗道也其望一作本兵者宜心公氣平好與人作商量  
何必于廣寧登萊分左右至與經畧尤當不時書啟往來  
商確豈可屢屢致書議事遲久不答豈樞臣只宜責經撫  
同心協力而樞與經不宜同心協力乎其望二本兵于邊  
外道里方向有所不知道不直以已意懸斷樞臣答書論

鎮江事，謂此當發兵一萬由海至鎮江，一萬出海州斷奴  
兵歸路，而以四萬弱卒住河山，乘亂攻之，自可得志。乃憲  
撫無一疏，臣又無一疏，所以據書上奏，恐失機會，而不知  
鎮江在何處，廣寧在何處，自廣寧由海至鎮江，不知從何  
處，殊不知奴往鎮江不由海州，而海州非其歸路也。諸如  
此類，應問經畧，問明白而後上疏，方無差悞。其至三今日  
與人言，易言省言，進則欣然喜言，難言費言，守則艴然怒  
此害事之最大者，而至于報功一節尤不宜扶同誇張，嗔  
人點破，以爲打成一片，相率而欺者，至于高出之揭，雖犯  
時忌，正欲打破扶同誇張之源，使

朝廷上得外邊眞情而顧專責之不已何也其望四樞臣誠能將此四望細細體貼以俯同于臣則職于出關之後始得自繇而爲

皇上專任東方事此封疆之幸

祖宗之幸亦臣愚之幸也

登萊監軍道楊述程請往募川中將士

述程與撫臣議曰本職久宦邊陲夙諳虜情生長西蜀備知川兵如永寧宣撫奢寅其屬則有樊龍何祥符國禎皆千人之敵其兵可募萬人也如石柱宣慰馬祥麟其屬則有陳思宇尚時皆千人之敵其兵可募五千也如施州宣慰覃永化其屬覃之僚覃文化皆百夫之傑其兵可募三千也如羅網琪二十四堡其長覃大率黃懷劉登榮等皆慣戰之將其兵可得千人也以至程塘衛如方武重之爲梟將中州所劉國柱之爲英勇其兵

可千人也蓋川之兵地險途隘兵不用馬又不懼危是故其兵不練而成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行此川楚土漢之兵常勝于西北介馬之兵也自述程爲諸生時見聘于蜀撫李化龍播州之後親過差蜀土司頗相認識今願以冬杪餘日親至蜀口楚江招募土漢之兵計得一二萬人必極精極勇者以備登萊前茅之用餘以各省新招者佐之有此敢死之士當前批處餘兵接濟撫虛政恃以牽制廣寧方爲着寔微獨此也登萊所缺船隻器械萬不支用職抵川湖招募則路必出荊州可即于荊州打造船隻凡綿甲腦包弓矢鎗箭箭主之再撥一府佐相助皆可刻期而成隨水而至者也蓋募兵近在楚蜀職之兄述中見爲鄭陽撫臣相與圖畫則招征必速而賚帶錢糧不足皆可那借以代補還且職兄素能以威信服四省之韓兵而荆襄有料充斥之地藉其指揮則所造器物必且事半功倍至于募兵錢糧則登萊見有兵部發到十萬兩即于中先動三萬兩餘俟多方陸續運發務數招兵二萬之用而二萬之兵即于部撥原額五萬數內扣棄其月餉亦于戶部原額薄數內支銷殆非增兵以靡餉也倘若前言處所各鎮已先征及則更有建武邊防太平反官既口六糧于浪土

司平州下司其主將英傑皆可一擇而至之。擇而求之。不患無兵者。于是登撫陶朝先上疏言臣先有疏欲于原調川兵數內截撥登萊而科臣某思充以廣寧待用川兵甚急不能分濟則舍道臣往某之一途更無處法矣。夫兵在額內某無外增似不必再濟天聽惟是道臣有境外之行且截撥有下部之命而職不能待覆爲之然有不得不上聞者矣。

十一月 日

冬至祀天遣國公張惟賢代

上御殿群臣朝賀

王三善巡撫貴州○贈故輔朱廣沈一貫太傅各廕一子  
○給遼東賞功銀

兵科請催職方何棟如督募兵出關

協理戎政李宗延奏曰日者南戶部尚書汪應蛟差原任  
守備李繼祥等送戰車四輛至臣寓所見其竹木堅緻釘  
綆嚴密銃孔周備弩箭鋒利詢之則曰尚在南部乍聞遠  
信捐俸製造戰車二百輛復因北轉止帶做成四輛前送

夏川化  
有用只在  
任事者一  
轉念耳

京營依式製造臣擊轅歎曰陪京計部猶然遠慮特貽兵車而況工部乎況京營乎照得遼東經畧熊廷弼留下廣寧堪戰馬匹太倉例應停止草料營軍旣無馬豈敢冒支今車止四輛不免爲一杯之水該部補造尚止渴之梅若將前項應支空月餘餒馬額銀全數給與京營聽臣會同各營經管員役前去太倉分領過營以便責成造辦戰車有裨實用噫臣爲工部之不應故干澤于戶曹也爲人事之無補故望恩于芻牧也展轉于寤寐乞憐于司農而爲此不得已持鉢之計也伏乞

聖明勅下戶部速議支給完日仍請戶部親驗收貯

五經博士曾承業孟承光慶賀見

朝

俱曾子孟子  
六十二代孫

四川藩司王世仁揭請湖兵

莫如立  
心

新陞四川右叅政王世仁謹揭職承乏前官乃拜命之日即地方告變之日且將奉檄前往相撫撫勦是以臺灣負山以鑿測海也然命之矣政不矢心竭蹙期滅此而後朝食第峨勢日熾四馬投荒不無肘腋之慮幾欲稍請兵懼多滋費計惟湖州一枝見在京師固昔日所稱君子之流亞也無安家之費加衛之請如于新帑給以行糧便干萬額銷甚月糧是地方精得名士而國家不費一錢于理甚長于計甚便若相公處此臣幸甚至于在途川兵其號難強歸之當得一臂之力朱之恐生一路之援又廟堂之當斟酌者也謹揭

忠公有誠  
之言後來  
畢竟從此  
君

同朝金石錄卷之三  
十四日  
起南都水司添注郎中岳元聲

萬壽聖節百官慶賀都御史張問達南吏部尚書孫璫太常少卿白瑜南吏科姜習孔江西道李希孔都給事薛鳳翔御史李養志各疏請宥言官倪思輝朱欽相王心一以昭

聖度以弘壽域

套虜入犯延安

合本張縣慶陽日固原尤甚又據延安府事史達城四立西萬八月二十二日從黃古嶺過邊二十五日到安塞至嘉定于谷鄉人民被殺盡搶掠鎮店房屋俱焚燒既

二十六日至延安府，閏用三日，將廟學牌樓用火燒燬。初一日賊回留說話，着撫院拿了杜德兵，便罷。如不拿，近震動商賈逃移，有謂賊入千谷驛，衣裝一如漢人，青衣絲帶隨押包馬，聘入駕中，作換馬狀，入移殺人者，有謂甘泉一縣人民盡逃上山，正餘官員衙役在內死守者，有謂婦女擡去甚多，將延安一生員女用轎擡去者，有謂總兵官坐八騎，離賊甚遠，不敢近者，有謂叛弁馮大榮引領搶掠，稱說李永芳，他在延東，賊猶不能占陝西，明年定到三原涇陽，且到西安地方祭墳者，有謂賊牽來馬駢數萬，蒲藏驥歸前後，猶可生畜人口，不無遺落，我兵收得捏報，奪回者，又據脅施縣申稱八月二十六日，達賊三萬餘騎，馬五萬餘匹，南至甘泉縣麻子街，東至延長縣干谷驛，布滿本縣境地，本日于掠縣後，冲要熬子原，并北關文廟牌坊民房盡行燒燬，四野搶掠，人口生畜踏踐田畝，不知其數，從來搶犯，未有如此之甚者，自東方不靖征調四出，全秦之境，無不騷動，而延鎮精銳，半出榆關之外，之心非一日矣。

兵科都給事蔡思充上言：自東夷未靖，西虜躁入，左支右

吾動輒露肘以貽

聖上宵旰之憂，帑金三發，嚴旨屢頒，朝算可謂周詳。竟未有戮力衝鋒爲國家伸一憤此無他將無死綏之志或真病而絀于展布或稱病而希求卸脫及今不亟議處將來有不可收拾者以廣寧言之提督王威病矣奄奄床蓐誰爲提督雖有祁秉忠羅一貴劉徵黑雲鶴周守廉高國貞等才智過拔者固多而貪黠僥倖者不少聞有散根時每兩魁銀二錢致軍士枵腹不飽者有養健丁壯馬留以自衛不肯令當鋒掠陣者有每兵一千盧冒二五百折銀入己以備公費者夫陋規且不能洗革況思其督率有

方奇正合乎行經撫查勘果病勢難支即亟議換或就遼中諸將推轂或另揀勇畧登壇王威仍令養病廣寧不許入關以開規避之路此皆萬萬不容緩者顧合抱之材始于拱把今之宿將寥寥矣樞部宜就科道諸臣前後薦章存名者行取來京甄別去留以備滿闕無若朱騰擢等然取之數千里之外困頓之輦轂之下使後來者望薊門而眾足也以延鎮言之杜文煥稱病矣套虜躁入烽火達于甘泉有言應援不速離職遠者有言邀殺零虜挑起有言虜投設書不掣杜摠兵明春必肆侵掠者夫虜衆潰邊深入不能堵截以殲其醜該摠何辭以解第大將而爲虜

所忌平日必非媚虜者若因設書而擣所忌則大將之去  
而歸必多事斯言是矣倘文煥拿而欵仍不成或暫成而  
仍不固不幾貽笑四夷乎況虜旣恨文煥內素仇文煥更  
不當解兵以避難職同官郭允厚之疏曰職何忍以數行  
文墨竟爲兩臣推出重担畧不爲地方眉睫計誠爲確論  
則杜文煥者似宜量行罰治令即出朴理抹馬廝兵務保  
明春無事方可免議計部尤當將今年核餉盡數解發使  
士馬騰飽無若茲秋直至虜圍延安始令倉皇以那借也  
登萊之兵第使游防海上則二萬已爲多若使之會同發

取用過炮  
是見都諫

棹進薄南衛制奴舉則樞部之議添五萬計部之酌定三萬奉有明旨矣顧截撥既不能應而江淮之招兵報發僅滿萬閔兵之三千明春方可到即到亦不過一萬三千就三萬論猶少一萬七千道臣楊述程所募于楚蜀者尚屬風影則或勑令撫臣另募海濱之士或取辦于東土之留餉或找給于各部之接濟亟當議定俟有調發撫道即督兵海上若有逗留觀望始議其後未晚也職聞泰昌元年九月紅夷沉舟粵海陽江縣撈得銅鉋大小二十餘位詢之廣東舊按臣王命璿云所傳不虛但時已出境未及具題今原炮見在彼中宜着兩廣總督令習火器者演

放擇無炸裂者起運前來以備不虞仍選慣放之人三十  
名一併起送來京以便傳核蓋火炮一位費銅本工價不  
下千金豈以見在之器置而不用雖驛遞煩勞而制勝者  
大愈于募兵數萬也伏乞勅下該部施行

贈黃輝馮有經俱禮部右侍郎送一子入監○贈陸可教  
石應岳南禮戶尚書廩一子

廢趙用賢一子入監○贈故輔王錫爵太傅廢尚寶司丞  
申飭計典慎咨訪杜私揭捐資格核卓異憲據辨

逮鄭之范于理追贍抵餉

廢南戶部侍郎孟養浩一子入監從南科臣徐憲卿請以

功在國本故也。

當三子並封之議，諫者皆得罪。孟公獨奮然不顧，焚香草疏，侃侃以三不可之說諍。旨下，廷杖一百，爲民骨斷而復續，氣絕而復甦。嗟哉！允欲從龍，比爲地下游矣。乃皇祖震怒一眷，即轉念一眷，雖弃其身而終用其言，致

主鬯不驚。

宗社晏如，誰之力也？方其家居，慕之者擬爲必岸然一激烈丈夫，汲就之，口絕不談矜節，或言廷杖事，輒引爲耻。君子所以既高其功而又欽其德量也。

皇極門成。

兵科都給事蔡思充言：臣看臺臣梁之棟章奏，爲湖兵聚衆鬪殺事奉。

聖旨。這調到湖兵毛兵。着作速督發聚鬪首禍的嚴查具奏正法。以後援兵到日。該部刻期督催前赴各鎮。有遷延觀望的。統領官一體參來重處。欽此。大哉。

王言真如嚴霜烈日。令起纂者逗遛者膽落矣。顧遷延覩望。有過于統領湖兵之張景珍者乎。據臺臣疏。湖兵以本月初七日至州。稽遲旬餘。夫河西勢急焚溺。非援兵逍遙之時。通州密邇京畿。豈客兵久駐之地。既工部之衣械銀業給散于初九。兵部之安家銀續到已三日。景珍何所待而驅之不前。扎兵都外例免見

朝。景珍又何所爲而淹留。都下則營求加銜無詞以解

也。向使景珍非入京負縫，銀散即發，則毛兵尚且未至。形影既不相及，酒肆何從起釁？是湘兵之帶傷，毛兵之殲命，由景坤固爲戎首，張景珍實爲禍始。今景坤難免議辟，則景珍安容輕逭。臣因是而有感乎加銜之當慎賞給之當早也。出關之將領，例得加銜，蓋藉以鼓勇往之氣，非以開徼倖之門，以通州咫尺近地，援兵過續接踵，使統領武弁人人皆守候以待加銜，日久則藐曠多端，人多而物價倍貴，恐來日釀禍不止今日，況彼既以營求來，則役必以鑿空應無，乃賂軍糈以飽奸人之腹乎？宜著爲令，一切援遼將士有約束嚴明，沿途勿擾，如限抵關者，度關之日，兵

部郎具請加銜違是而于澤者罰無赦要使部復因其才毋使奸役操其柄甄別奏上誰不望渝嗣而踴躍庶觀望之弊可消也人情稍有藉口輒生推避湖兵之藉以爲詞者兵部發銀也通州距都門不一舍有何跋躡而給發獨遲今川湖之兵漸次前來樞部應將賞給銀兩專官解至山海各兵隨到隨領懸賞在列孰肯住足于通薊庶督催之令申也臣草疏將完接河南義兵把總羅英等呈內稱途中飲食甚貴口糧不敷目下天氣嚴寒裂膚墮指況皆不教之民未經訓練求閱視一番操演數日倍道出關夫若輩既慕義而同仇更當施恩而鼓舞合于各兵至

部差官閱視、加以賞勞、俾安撃關上、督咨督臣王象乾訓練、俟其喘息少定、練習稍熟、而後赴敵、豈惟三軍免露處之虞、且使當關壯虎豹之勢也。伏乞

皇上勑下兵部將張景珍重加議處、如以曾經戰陣、可當一隊、姑令帶罪立功、以觀後效、至于加銜必慎、賞給以時、務着寔舉行庶後來者有所徵、且有所勸、賈勇直前、以張捷伐不難矣。

虜酋艮定等犯甘肅鎮番等處、叅將王承恩率兵將拒之于麻山湖、斬獲甚衆、撫臣徐養量奏捷。

附蛇山考

國草多有金  
按蛇山界通閩浙，在東海之中，東即是小琉球，日本等  
國直北即墨水大洋，係小兒女直等國，三面皆不毛之地，正南乃福建漳州海澄等處，西南即浙之台溫界，過  
陳錢下入金雞舟山等島，即寧波定海等處，入南海而  
西即吳淞，劉河崇明，迤邐進江，即狼山鴟舍及江陰孟  
河，計路程相距二千餘里，其山週迴三百餘里，前溪水  
可食，可種植，可牧，又有崇明對海直東，五日夜方到，有  
一山亦名蛇山，又曰全家山，山上形如交椅，寬廣不知  
里數，四面悉峻嶺巨洋，蛟蜃出沒，惟東南一口可入，山  
主姓王，儕三百餘家，亦在山中，自耕自食，聞亦爲盜，此  
在日本南相去約百餘里。

兩朝從信錄卷之九